



归家

火车缓缓碾过枕木，发出低沉的呜咽，苦涩涌上心头，连同窗外的风景都变得晦暗。

一周前，妈妈发来一则短信：老爸因为鼻息肉做了手术，让我发消息关心一下……我反复读着那条短信，试图从那冷静的字眼里读出真相。脑子一热拨通了电话，在听到老爸虚弱声音的那一刻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挂断电话，我订了最近一趟归家的列车。

到站时，爸妈一起开车来接我。老爸瞧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，我悬着的心放下了许多，故作轻松地给他们讲述学校的趣事。从火车站到家，一路上经过我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那个来自武陵山区的小镇女孩，就在这光阴的流转里被推搡着长大了。

打开家门，浓烈的药味扑面而来，我倒在久违的床上昏沉睡去。再醒来时，夕阳已将客厅染成

温暖的蜜色。我抱着小猫窝在沙发里，老爸从房里拿出一个手机盒子，未拆封的品牌标志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，“给你用？”他问。我愣住，摇摇头，他才取出他那台屏幕已有两道激光线的旧折叠屏手机。我接过新手机递给他，想让他体验一下拆新手机的快乐。刚拿出手机准备记录，就看到老爸右手手背泛着不正常的青灰色，一根过粗的留置针埋在皮下，四周是触目惊心的肿胀。我心一揪，默默关掉相机，并不想让这扎眼的一幕留存在相册里，只静静地陪着老爸开机、传文件、摸索新功能……原来，只因我某次说起喜欢拍照，这部早该启用的新机，便一直在盒子里等着。那份沉甸甸的疼惜，藏在这欲言又止的询问里，藏在旧手机裂痕间固执的等待里。

离家前夜，我们去了小区门口那家米粉店，老妈照例点了我

最爱的豌杂粉，老爸则走向隔壁的荞面馆——他需清淡饮食。等待时，老妈的叮嘱细细密密地落下，我不再急于岔开话题，而是让那些话语一句句落在耳中。说着说着，她神色一暗：“你爸爸基本确诊为糖尿病，这次手术也是因血糖过高而引起的。”“糖尿病”三个字，像冰冷的石子，猝不及防砸进我面前的碗里，我低下头，搅着那碗米粉，什么味道也尝不出了。

清晨六点，闹钟划破寂静，爸妈送我到火车站，天未全亮，街道浸在青灰色的晨雾里。到了送客止步区，我从爸妈手里接过行李，转身走进安检口，不敢回头。列车开动，故乡的身影渐渐远去，窗外的城市正在苏醒。

前方的路还长，天色将明未明。而我知道，无论驶向何方，身后那盏灯的光，足以温暖每一程的寒凉。

我本壮志，何惧前行

◆ 璞玉

某天一早爬上六楼找朋友闲聊，走到楼梯拐角，忽然就注意到墙壁上挂着萧伯纳的一句话：人生有两大悲剧，一个是万念俱灰，一个是踌躇满志。

这的确很惊奇，我上上下下路过不少次，却从未注意到这句话。

朋友是学新传的，最近在写论文。我一大早的拜访显然有些不合时宜，不过她还是挣扎着从床帘里露出那张熬夜过度的脸。

说起我的意外发现，感慨我们每天看似忙忙碌碌，实则忽视许多的时候，朋友正在刷牙。她吐掉牙膏沫仰头喝了口水，喉咙里呼噜两声，低头“噗”喷进水池子，抹了把嘴：“我待了快四年都没注意，你这一说，倒还真是。”

我双手抱胸靠在洗衣机上，看着她用手从水龙头上接水往脸上撩，已经压得乱蓬蓬的丸子头油光发亮。

“你怎么样，想去哪儿了没？”

“我？”她随手扯过挂在栏杆上的毛巾，胡乱擦了擦脸，“没想好，你呢？到底打算考研还是实习啊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从阳台上走进寝室，朋友指了指勉强能让我坐下的角落，那里堆着一摞八成新的考研资料。

“没问问家里？”朋友打开电脑，她的论文经过第一稿、第二稿、第N稿，已经趋近完美。

“问了，说是自己决定。”

“说跟没说似的。”朋友“嗤”了一声，起身从置物架里翻出眼镜，戴上后俨然又是一副优秀学生代表模样，只等脱去身上不像样的睡裙。

“反正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寝室四个考研，一个弃考，走成了一个。”说着，她将一个逗号换成了句号。

“我记得你刚入学那会儿还挺有目标的。”朋友不停划拉鼠标，偶尔停下来修改一两处句子，“不是说想考北师大吗？不打算试一下？”

“快别提了，感觉那会儿的自己就是个笑话，太不自量力了。”

我随手翻开堆在旁边的书，决定说点什么，为自己的举棋不定辩白：“就我现在的学历，找好工作希望渺茫。我倒是想考研考名校，可我又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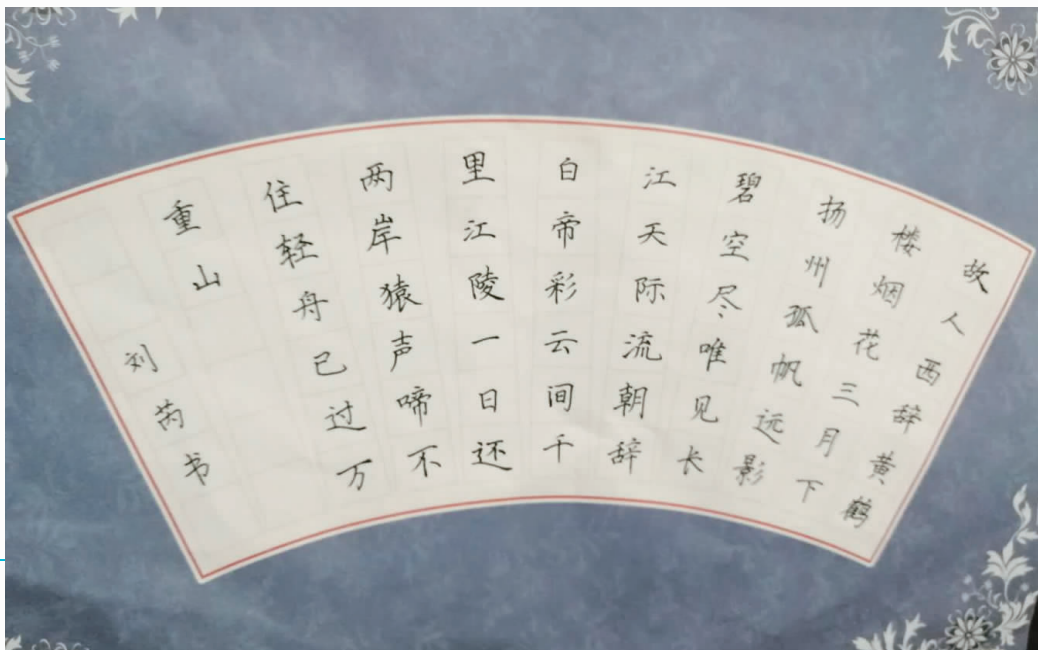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让我怎么说？”朋友或许感同身受这种两难，又或许终于不想忍受我的优柔寡断，家乡话都飙了出来：“就你三天两头来找我瞎白话的功夫，人家考研高频词汇都过两遍了。我说你咋就不能干脆利落一点？想考研就考呗，成天一副怨天尤人的样子，动起来，别叨叨。”

说起来，她临近毕业，又是复试被刷，一切都是兵荒马乱的模样。我反反复复骚扰，实在不应该。

后来又聊了许久，我起身告辞，经她许可，顺手带走了之前随手打开的那本书。

我不打算去寻求一个标准答案，我自顾自以为，萧伯纳想说的，是一个关于寻找的话题。于是我终于真切地想清楚，我朋友说得极对，踟躇于前方是否有我所求，不如赶紧迈开腿，走走看，也许前方就是我要的，滞留原地永远不及加快脚步。

◆ 赵雨桐



◆ 刘芮书

风雨中的小鸟

我们常说，天下没有一位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。这句话常被人们用来形容父母对孩子的爱，小动物也如此。

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：鸟妈妈刚刚孵化出小鸟，湿漉漉的小鸟躺在鸟窝里，没有任何抵抗力。当鸟爸爸和鸟妈妈正为自己有了孩子高兴时，天边劈下一个闪电，天上乌云密布，暴风雨要来了。它们知道，毫无抵抗力的小鸟很可能被这场暴

风雨夺去生命。

这时，饥饿的小鸟喳喳地叫了起来，它要吃东西啊！鸟爸爸和鸟妈妈心急如焚，鸟爸爸去衔树枝和食物回来给小鸟，鸟妈妈则用自己宽大有力的翅膀盖住小鸟，帮小鸟挡住雨点。一分钟，三分钟……十分钟过去了，仍然不见鸟爸爸的踪影。小鸟的生命越来越靠近死亡，鸟妈妈十分着急，但它什么也不能做。

雨点打在鸟妈妈的翅膀上，

它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只有祈祷，祈祷鸟爸爸可以快点回来。在焦急的等待中，鸟爸爸终于回来了！嘴中衔着一些树枝和食物，鸟爸爸飞回巢里，急忙把食物喂给小鸟，鸟妈妈则用树枝来加固巢穴。暴风雨过后，金色的阳光洒在了茂密的森林里，树林中十分静谧，只见鸟爸爸和鸟妈妈还在守护着熟睡的小鸟。

风雨中的小鸟是幸福的，因为有鸟爸爸和鸟妈妈为它遮风挡雨。

◆ 周昱丞

